

臺灣東部巨石遺物的新發現

文·圖/葉長庚



花東縱谷所發現之巨石遺物

壹、前言

「巨石遺物」顧名思義是大型石製物件，大多數是作為紀念物或是墓葬，埃及的金字塔、英國的巨石陣、復活節島的摩艾石像皆屬於巨石遺物的範疇，因其巨大的形態與令人費解的製造與構築技術而引人注目且充滿想像。

在臺灣，隨著考古學調查的開端，在東部區域發現一些巨石遺物，其功能與意義依然令人費解，並吸引著考古學者的目光，成為臺灣東部考古學研究的主要議題之一。

本文，筆者將針對巨石遺物的發現與對巨石遺物所進行之相關研究進行介紹，目的在呈現近年來一些較新的發現與看法。

貳、臺灣巨石遺物的發現

臺灣東部最早的考古相關調查工作是由日本學者所進行，鹿野忠雄在提出臺灣巨石文化看法時便指出「代表遺物有獨石、石牆、岩棺以及石臼、石杵、石皿等。」（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 1955:114），即後來所稱的單石、石壁、石柱、岩棺、石臼、石杵、石皿等，可見其看法是將「大型石製物件」視為巨石遺物。

在麒麟遺址的發掘後，宋文薰提出麒麟文化來代表巨石文化，認為其最大特色是出現岩棺、石壁、巨石石柱、單石、石像、有孔石盤等遺物(宋文薰1980:133)，使得後來研究者視單石、石輪、人形石像、岩棺、石壁、巨石石柱等「麒麟文化巨石遺物」為巨石遺物的範疇，著重於巨石遺物所具有「儀式性」之特徵，更視麒麟遺址出土之巨石遺物為典型。

然而，在近來許多考古工作中，研究者於田野中陸續發現一些「巨石遺物」，似乎不能簡單歸納於「麒麟文化巨石遺物」的範疇之中，更有過去未被提及者。其中特別是在鹿寮溝遺址與僅那鹿角遺址各發現一件極為相似的「有槽單石」(劉益昌與顏廷仔2000:圖版26；李坤修2005)，與在花東縱谷區域中新發現的龍泉1號遺址、上里遺址皆發現大量巨石遺物，包括有石柱、有肩單石、有槽單石、石輪等(李坤修與張振岳2006)，這些發現不論在型制或質地上都與過去所認識的典型巨石遺物略有不同。另外，在舊香蘭遺址發掘出土之建築結構中，亦出土被研究者認為「單石」之巨石遺物(李坤修2007:20-21)；在哈比遺址發現立於地表之「單石」，亦在臺灣考古年會中，被多位學者視為「單石」進行討論(郭素秋2008:III-C-6)。

針對這些新的發現，李坤修認為花東縱谷所發現的巨石遺留主要使用片岩、片狀砂岩、板岩等變質岩為主要材料，故其型制多呈板狀或扁平的柱狀，雖然遺物種類上具有相似性，但在型制上與過去所發現以使用砂岩、凝灰岩、石灰岩等材質製做的巨石遺物有明顯的差異(李坤修2002、2004；李坤修與葉美珍2001)。而在新的花蓮縣考古遺址資料中(劉益昌等2004)，提到其中位於花東縱谷的部份遺址所發現之「單石」在型制、質地方面皆與東海岸麒麟文化之有肩單石或有槽單石有所不同，應屬於縱谷特殊類型。

所以，筆者認為目前被認知的巨石遺物，至少可分為人形石像、有肩單石、有槽單石、帶凹缺單石、柱狀單石、石輪、複合式單石、石壁、岩棺、石柱及其它巨大石製物等項目，各個項目尚依其特徵差異可分為數種形態。

其中「帶凹缺單石」屬於較新的發現，通常被研究者視為有槽單石，但其型制明顯與過去所認知者不同，故筆者依其形稱之為「帶凹缺單石」，如前述發現於鹿寮溝遺址、僅那鹿角遺址、龍泉1號遺址、上里遺址。「柱狀單石」則是指涉亦被稱為單石之巨石遺物，其不見明顯的肩部或凹槽，通常呈長條柱狀或扁平柱狀，亦有研究者以石柱稱之，為免於與卑南遺址、掃叭遺址、公埔遺址的石柱混淆，故稱之「柱狀單石」，如前述發現於龍泉1號遺址、上里遺址、舊香蘭遺址、哈比遺址。

因此，從近來發現巨石遺物的新資料來看，可以發現過去認為「麒麟文化巨石遺物」的概念並不足以涵蓋所有的巨石遺物，巨石遺物不僅僅出現在臺灣東部的海岸區域，在時間上也不僅限於新石器時代，可能更發展於鐵器時代。

參、關於巨石遺物的研究與討論

對於巨石遺物的功能或意義，宋文薰(1980)針對麒麟遺址發掘出土巨石結構提出其為紀念性或與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相關的看法，也是被後來多數學者所認同。鹿野忠雄(1930、1952)認為岩棺可能為王者之墓，石輪與石柱可能和阿美族、卑南族、排灣族的神話傳說具有關聯性(引自郭素秋1995:1)。楊淑玲(1998:54)認為都蘭遺址應是祭祀場所，且可能是公共祭壇，而巨石遺物可能代表超自然與祖先之間的崇祀關係。

由於大多數的巨石遺物並非出土於地層或文化層堆積中，導致其缺少與其它遺物共伴的脈絡關係，使得對其功能或意義層面的研究無法有明確的進展，目前僅在幾個遺址的發掘中有出土巨石遺物的資料。

富世遺址的帶凹缺單石



德武遺址的柱狀單石

高寮遺址出土單石之結構現象



最早出土巨石遺物的考古遺址為麒麟遺址，主要為巨石遺物結構，由有肩單石與有槽單石排列而成，並伴隨出土一件小型人形石像(劉益昌等1993)。富世遺址發現單石排列結構，在其區域中發掘出土有石板棺(陳仲玉等1988；陳仲玉1990)。在都蘭遺址則在石板棺中出土一件石輪(連照美等1996)。卑南遺址鐵路東側區域出土二件有槽單石伴隨石板棺(李坤修2002)。下田組遺址伴隨房基結構出土二件單石，其中單石二號不同於典型的有肩單石或有槽單石(趙金勇2004:49-50)。芳寮遺址與房舍建築結構中出土有二件有肩單石與一件石輪(蕭福宙2004)。舊香蘭遺址則在建築結構與石板棺出土區域中發現有單石(李坤修2007)。高寮遺址於砌石牆與平鋪石板結構中出土一件有肩單石與一件帶凹缺單石(葉長庚2007)。

表一、考古發掘層位中出土巨石遺物的遺址與巨石遺物項目及其脈絡關係

遺址名稱	出土巨石遺物項目	脈絡關係
富世遺址	有肩單石、柱狀單石	單石結構、石板棺
芳寮遺址	有肩單石、石輪	房舍建築結構
高寮遺址	有肩單石、帶凹缺單石	建築結構
下田組遺址	單石	房基結構
麒麟遺址	有肩單石、有槽單石、人形石像	巨石結構
都蘭遺址	石輪	石板棺
卑南遺址	有槽單石	石板棺
舊香蘭遺址	柱狀單石	建築結構、石板棺

從目前在層位中出土巨石遺物及其脈絡關係的情況來看，可以發現單純的巨石結構現象目前主要發現於麒麟遺址，其它巨石遺物最主要的脈絡關係為建築結構與石板棺，特別在屬於北端區域的高寮遺址與芳寮遺址，其巨石遺物都與建築結構伴隨出土，而在南端區域的都蘭遺址、卑南遺址、舊香蘭遺址出土的巨石遺物皆與石板棺存在共伴關係。

然而目前這些看法做為巨石遺物的功能或意義的解釋，雖然似乎不夠細緻與具有直接證據，但巨石遺物與儀式行為間存在相關性，似乎是被認且接受的看法，不過從其出土的資料顯示，這樣的「儀式行為」可能存在不同層次的意義，至少有「巨石結構」、「建築結構」、「石板棺」等不同層面的意義存在，所以筆者認為對於巨石遺物的功能與意義應更細緻由其相關的脈絡進行討論，而不該簡單的以祭祀行為看待之，或者視所有巨石遺物皆具有相同功能或意義。

除了從考古學研究中討論巨石遺物的功能與意義外，一些民族學調查過程中也曾有相關記載，如阿美人視貓公遺址發現岩棺為石臼，且認為其功能是在進行石煮法時燒熱石頭使用；白守蓮遺址的岩棺亦被阿美族人作為祈雨儀式時的「求雨石」(劉益昌等1993:58; 94)；出現在排灣族舊社Kalabupaʻan中的有肩單石，也被賦予祭祀的意義(曾振名等1991:25-27)；在一張太魯閣社的住家照片中，可以明顯看到其將有肩單石、帶凹缺單石、柱狀單石等巨石遺物立在房舍前(千千岩助太郎1988:15)；筆者在進行巨石遺留調查過程中，也訪問到一些相關的報導，提到有關阿美族祈雨儀式與岩棺的訊息。

表二、訪談記錄表

地點	東河鄉興昌村		時間	2007.07.27	
受訪者	張新妹	身分	屋主(妻)	訪談者	葉長庚
			(屋主姓田)	記錄者	藍惠瑋
訪談內容：					
張新妹(以下簡稱張)：以前乾旱的時候，東河的人都會去麒麟祈雨，那邊有石臼或石棺之類的東西，然後有人會用一隻白打那個東西，然後就下雨了。……我也不知道耶，小時候有這個印象，有一次也是乾旱的時候，東河的人都跑到麒麟。我是說，用跑的耶，真的用跑的。					
葉長庚(以下簡稱問)：從哪裡跑？海邊嗎？					
張：就前面那個公路阿(台11線)，那時候沒有現在那麼寬，還是石子路……。					
問：為什麼不去都蘭？還是東河的都跑麒麟，成功的都跑都蘭？					
張：我不知道耶，我只知道東河的會跑麒麟，小時候有這個印象。					
問：那為什麼現在乾旱不去麒麟？					
張：哎呀，那個已經不準了啦。現在我們都改信那個西方宗教了，他們(西方宗教)說那個是迷信。					



富里山遺址發現之單石

從一些資料中顯示，似乎阿美族的口傳與岩棺有緊密的關係，特別是岩棺存在於其社會行為中，做為儀式的主要對象與記憶，這樣的概念更可能形成在其起源神話之中，阿美族起源神話中常存在著有關方形石臼的要素，而在其祈雨儀式行為中，「岩棺」似乎是被做為「石臼」來使用，或許無法證明岩棺的製造者為阿美族人或其祖先，但不可否認的是岩棺是做為其社會記憶與實踐的載體，不論是巨石遺物(岩棺)原本所具有的意義，或是後來再被賦予的意義，都是一種社會行為的展現，應該被重視與論述。

肆、結論

從近年來，臺灣東部新發現的巨石遺物來看，過去對於巨石遺物認識是不夠全面的，不僅是在巨石遺物的種類上，在空間的分佈與涵蓋的時間長度，巨石遺物所存在的時空範圍，都較過去所認識者為大，所以對於巨石遺物甚或是巨石文化的相關研究，的確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性。

對於巨石遺物的功能或意義，也不該單純認為就是具有儀式性或是認為所有巨石遺物存在著相同功能或意義的看法，應該從巨石遺物存在的不同時空脈絡中去分析之。

筆者認為「使用」巨石遺物是臺灣東部族群的一大特色，這樣的行為開始於史前時期，也因此形成一項共同存在的社會記憶，在發展過程中則因社會環境、人類行為與自然環境等因素影響，使得這個社會記憶雖然延續了，但也產生了改變，甚至是消失、融合或創造等現象。

另一方面，巨石遺物與臺灣原住民或是南島語族皆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除了研究上的意義外，其更是重要的文化資產之一，在臺灣東部除了卑南遺址出土的資料外，巨石遺物無疑是另外一項可引人注目的焦點，除了應加強對於巨石遺物的展示與保存外，更應針對東部目前仍存有巨石遺物的遺址進行完整的設計規劃，才能發揮其真正的價值。

後記

在我進行巨石文化的相關研究過程中，陳有貝、李坤修與李德仁三位師長，不論在指導、支持與鼓勵等方面，甚至在許多疑難排解上，對幫我的協助，絕不是簡單的道謝就夠了。然而，在本文撰寫過程中，卻收到令人難過的消息，想到再也聽不到德仁學長那親切開懷的笑聲，著實令人難過萬分，只能藉此機會表達我對您最深的感謝！

(本文作者為台大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

龍泉1號遺址



註釋：

1.此類巨石石柱並不包含發現於卑南遺址之大型板岩石柱(如月形石柱)，或與之相類似者。

參考文獻：

千千岩助太郎

1988 《台灣高砂族の住家》(初版1960年發行)。臺北：南天書局。

宋文薰 1980 〈由考古學看臺灣〉。刊於《中國的臺灣》。陳奇祿等合著，頁93-220。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李坤修 2002 〈卑南遺址的新發現及新問題〉。《臺東文獻》復刊7：40-71。

2004 〈卑南文化新視野(之一)：巨石文化VS.卑南文化〉，未發表論文。

2005 〈台東縣長濱鄉僅那鹿角(Kingnaluga)遺址調查試掘報告〉。《田野考古》10(2)：49-84。

2007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第二期計畫期末報告》。臺東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

李坤修與葉美珍纂修

2001 《臺東縣史·史前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李坤修與張振岳

2006 《台東縣原住民舊社及遺址普查計畫第一期計畫期末計畫》。臺東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之研究報告。

連照美、宋文薰及李瑞宗

1996 《都蘭遺址考古學研究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二十二種。

陳仲玉 1990 〈立霧溪流域的考古學調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2)：215-287

陳仲玉、邱敏勇及楊淑玲

1988 《太魯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郭素秋 1995 《臺東縣馬武窟溪流域史前遺址調查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花蓮縣卓溪鄉哈比遺址發掘報告〉。在《環臺灣地區考古學國際研討會暨2007年度臺灣考古工作會報論文集》，頁III-C-1~III-C-34。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主辦，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5月10、11日。

鹿野忠雄 1930 〈臺灣東海岸巨石文化遺跡に就て(一)(二)〉。《人類學雜誌》45(7)：273-285；(9)：362-374

1952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第II卷》。東京：矢島書房。

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

1955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曾振名、吳敦善、高正治及吳佰祿

1991 《台東縣魯凱、排灣族舊社遺址勘查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十八種。臺東縣政府委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執行。

楊淑玲 1998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地區新發現之巨石群〉。《台東文獻》復刊4：40-57。

葉長庚 2007 〈花蓮縣玉里鎮高寮遺址試掘簡報〉。刊於《「2007年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合作培訓計畫成果發表會」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趙金勇 2004 〈下田組遺址考古試掘報告—兼論東海岸麒麟文化〉。《田野考古》8(1/2)：45-93。

劉益昌、劉得京及林俊全

1993 《史前文化》。臺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劉益昌與顏廷仔

2000 《台東縣史前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海岸山脈東側與綠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劉益昌、陳俊男、鍾國風、宋文增及鄭德端

2004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宜蘭縣、花蓮縣》。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蕭輔宙

2004 《花蓮縣壽豐鄉芳寮遺址之試掘》。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